联合国

安全理事会



PROVISIONAL

S/PV.2132
20 March 1979

CHINESE

第二一三二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一九七九年三月二十日

星期二下午三时三十分在纽约总部举行

<u>主 席</u> ：	哈里曼先生	(尼日利亚)
<u>成员</u> 国：	孟加拉国	凯泽先生
玻利维亚	富恩特斯·伊瓦涅斯先生
中国	赖亚力先生
捷克斯洛伐克	胡林斯基先生
法国	于松先生
加蓬	恩东先生
牙买加	尼尔先生
科威特	比萨拉先生
挪威	奥森先生
葡萄牙	马蒂亚斯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哈尔拉莫夫先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马歇尔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	皮特里先生
赞比亚	卢萨卡先生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文发言的译文。 定本将刊印在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 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于一个星期内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联合国广场866号，A-3550室）。

下午四时二十分会议开始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安哥拉对南非的控诉

一九七九年三月十六日安哥拉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13176)

主席：按照安理会在第二一三〇次会议上所作的决定，我邀请安哥拉代表在安理会议席为他保留的座位就座，并请阿尔及利亚、保加利亚、埃塞俄比亚、越南和南斯拉夫代表在安理会议席旁边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座。

应主席邀请，德菲格雷多先生（安哥拉）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布瓦耶德—阿加先生（阿尔及利亚）、扬科夫先生（保加利亚）、沃尔库先生（埃塞俄比亚）、何文楼先生（越南）和科马蒂纳先生（南斯拉夫）在安理会议席旁边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座。

主席：我要告诉安理会成员国，我收到了贝宁、博茨瓦纳、刚果、古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加纳、几内亚、马达加斯加、莫桑比克、斯里兰卡和苏丹代表的信，他们要求被邀参加讨论安理会议程上的项目。按照惯例，我征得安理会的同意，提议根据宪章的规定和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七条的规定，邀请这些国家的代表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应主席邀请，洪加武先生（贝宁）、特卢先生（博茨瓦纳）、蒙乔先生（刚果）、罗亚·科里先生（古巴）、弗洛林先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塞基先生（加纳）、杜库雷先生（几内亚）、拉贝塔菲卡先生（马达加斯加）、洛博先生（莫桑比克）、戈内拉特内先生（斯里兰卡）和萨赫卢勒先生（苏丹）在安理会议席旁边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座。

主席：我也要告诉安全理事会成员国，我收到了载于S/13181号文件内加蓬、尼日利亚和赞比亚代表一九七九年三月十九日的一封信，内容如下：

“我们在下面签名的安全理事会成员国荣幸地请求安全理事会在举行专门审议“安哥拉对南非的控诉”这个项目的会议时，根据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九条的规定，向西南非洲人民组织（西南非民组）副主席米沙克·穆荣戈先生发出邀请。”

如果没有人反对，我就认为安理会同意根据第三十九条的规定，向穆荣戈先生发出邀请。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应主席邀请，穆荣戈先生（西南非洲人民组织（西南非民组））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主席：安全理事会现在继续审议其议程上的项目。

我想请安理会成员国注意第S/13180号文件，其中载有一九七九年三月十九日南非常驻联合国代办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奥森先生（挪威）：南非军队最近对安哥拉和赞比亚发动的攻击构成了对这两个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严重侵犯，必须受到国际社会的谴责。

安哥拉和赞比亚同其他的前线国家，始终站在南部非洲解放斗争的最前线。长久以来，它们在政治、物质和财政方面负担沉重。南非最近对这两个国家发动的武装攻击，造成更多的生命财产损失，更加重了这种负担。在这方面，挪威政府要重申它的看法，认为国际社会有责任向前线国家提供有效的经济和人道主义的援助。

南非是在纳米比亚问题寻求和平解决到达一个特别微妙阶段的时候发动这次攻击的。这种情况需要所有有关方面都必须尽力采取克制。南非现在所采取的行

(挪威)

动只能使在联合国监督和控制下为纳米比亚争取真正独立的已经十分艰难的过程变得更加复杂。

在这方面，挪威政府要赞扬秘书长和他的工作人员在执行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方面所作出的不懈努力。我们也要表示我们支持西方联系小组为了打破目前的谈判僵局而作出的努力。

现在正在进行的谈判过程必须让它圆满地结束。因此，我们呼吁有关各方按照第435(1978)号决议，促成对纳米比亚达成可为国际接受的解决办法。纳米比亚问题的谈判无法获致结果，对整个地区就可能带来影响深远的后果，对国际和平与安全就可能构成严重的威胁。非法占领纳米比亚的南非政府，对纳米比亚以及整个南部非洲的未来发展要负主要责任。

比萨拉先生(科威特)：我要代表科威特政府作下列简短发言。

南部非洲的局势现已处于关键时刻。西方五国——其中有几个是安理会成员国——为达成纳米比亚独立所作出的努力也已届成败关头。南非选择这个时刻发动对安哥拉的攻击使人严重怀疑它对纳米比亚独立的诚意。我国代表团支持安哥拉请求，召开安全理事会来审议这次野蛮攻击所造成的后果。我国政府强烈地谴责南非对安哥拉进行的卑劣侵略。

在这场辩论中，有人说，这次攻击的原因是想恫吓毗邻的非洲国家，使它们不敢再向纳米比亚的自由战士提供援助。无疑地，南非想使它周围的非洲国家都变得驯服听话，不会反对它的种族隔离的不人道政策。

安哥拉是誓言给予西南非洲人民组织(西南非民组)全力支持的一个共和国。它受到惩罚和蛮横侵略的原因是因为它遵循的政策不与南非的政策吻合。但我们认为，安哥拉支持西南非民组是执行联合国大多数会员国的意愿——对纳米比亚和津巴布韦的自由战士提供一切形式的援助。

不幸的是，按照联合国决议和它们的信念采取行动的国家却因它们的诚意和献

(科威特)

身受到伤害。但对安哥拉和其他前线国家的攻击决不能制止受压迫人民为他们尊严而战的决心。唯有当南非从它非法占领的纳米比亚撤走，纳米比亚和津巴布韦人民行使其不可剥夺的自决权利之时，这种攻击才会终止。南非所推行的暴力和恐吓政策决不会带来等待已久的安定局面。同样，它也不会阻挠毗邻国家帮助它们的弟兄进行一场正义的武装斗争。只有南非撤出纳米比亚，纳米比亚人民取得真正独立，才能带来所冀求的安定局面。

安理会于一九七八年五月六日通过第428(1978)号决议，在该项决议中，安理会警告南非，如果继续侵略毗邻国家，就要用严厉的措施来对付它。南非选择这个时间来攻击安哥拉是因为它认为安理会即将召开关于纳米比亚问题的会议——事实上，现在正在进行中——所以就不便于采取什么行动。这个会议原是为了和平解决纳米比亚问题而召开的，却反被利用作为南非侵略政策的借口，选的日子真不凑巧。

有些发言者说，某些会员国对南非采取的怀柔政策助长了该国政府继续对毗邻国家进行毁灭性的攻击。说服力能使南非讲理是很令人怀疑的。我们相信，对抗力才会带来较好的效果。

南非是非洲最强大的国家。尽管安全理事会通过了关于对南非实行武器禁运的第418(1977)号决议，南非仍然武装到了牙齿。我感到我们之中许多人都只是口头遵守第418(1977)号决议，而实际上运往南非的武器从未中断过。事实上，有些会员国，特别是那些可以这样作的会员国不肯向有关委员会提供关于违反第418(1977)号决议的资料，这证实了安理会的决议经常是受人冷淡被人漠不关心的。我们认识到，安哥拉和其他前线国家的处境极为不利。但是，它们可以得到稍许安慰的原因是联合国绝大多数的会员国在政治上、道义上和物质上都坚决支持它们。

毁灭是可怕的，特别是当发生在小的发展中国家身上时更是如此，因为这些国

(科威特)

们的信念和原则所付出的代价。它们进行的是忍耐战和牺牲战。我们相信这场战役的结果一定是胜利——凯旋。

我国代表团全心全意地支持年轻的安哥拉共和国，也全心全意地支持应用《宪章》第七章的规定来对付南非。

尼尔先生(牙买加)：牙买加代表团十分注意地聆听了安哥拉常驻代表雄辩有力的发言，他在发言中详细地说明了南非武装部队最近对他的国家所进行的野蛮侵略行为。回想起来，安哥拉人民共和国从它成为一个独立国家开始，就一直遭受到南非的武装攻击，而且这种敌意继续有增无已，实在令人痛心。从本月初起开始升级的这种攻击还波及赞比亚的西部各省。

牙买加强烈谴责最近一系列的武装攻击，对这种攻击，安理会应视之为最严重情况。这些攻击破坏了一个主权的非洲国家的领土完整，是南非政权残酷地用来对付纳米比亚和南非本身的多数非洲人的暴力恐怖手段的扩张。这种无理的侵略行为还涉及凝固汽油弹的使用，在平民人口中造成了严重的生命损失和极端的苦难，并且造成了巨大的财产损害。

这些行为严重违反了《宪章》的原则、国际法以及国际行为的一般准则。它们再度显示，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对国防和平与安全构成严重危害。不容安理会忽视的是，种族隔离制度内在的暴力行为及南非对国际舆论和《宪章》原则所持的一贯蔑视态度有碍在南部非洲创造有利于和平的条件。

安理会也必须严重地注意到，除了其他的暴行外，南非还继续利用联合国纳米比亚领土作为对独立非洲国家发动无理攻击的跳板。而且，发动这些攻击所选择的时间也不无用意。这也再度显示南非多么无诚意同联合国合作，为纳米比亚带来真正的独立。南非确实很难掩盖它企图在纳米比亚推行新殖民主义政策的真面目。它对纳米比亚人民的唯一真正代表西南非民组的不断攻击，它目前推动的武装侵略浪潮，这种种只能显示南非存心要破坏按照安理会第435(1978)号决议为

(牙买加)

纳米比亚带来真正独立的过程。南非的行为同前线国家与西南非民组所采取的积极态度成了鲜明的对比，前线国家与西南非民组是真诚地愿意合作，而且在面临不断发生的严重挑衅时，表现出相当的克制力。

我要表明牙买加希望目前即将举行的会议能对联合国纳米比亚计划中的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达成协议。但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对顽抗不服的一方，也就是南非，施加压力，迫使它采取合作态度，停止采取挑衅行动破坏对第435(1978)号决议的执行。

南非到今天应该认识到它的暴力手段是不能动摇非洲国家特别是前线国家的决心的，它们将继续支持南部非洲争取自由和解放的事业。它们这种决心是因为它们对《宪章》的原则、对它们在南部非洲的受压迫弟兄的正义事业具有坚定的信念。它们已经为自由的事业，作出了重大的牺牲，我们确信它们将继续抵挡忍耐对它们的暴力攻击。牙买加赞扬它们对和平、正义和自由的事业提供支持作出贡献，我们将继续声援它们，支持它们的解放斗争。

过去安理会未能按照《宪章》规定采取必要措施，无疑地助长了比勒陀利亚政权的不断进行侵略。这些侵略行为不仅应受到谴责，还必须加以制止。安理会必须开始这个过程，由此才可能按照《宪章》第七章采取有效的执行措施来制止南非的这些侵略行为。这是我们能够希望用来对付南非挑衅的唯一途径，也是安理会能够用来履行其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责任的唯一途径。

胡林斯基先生（捷克斯洛伐克）：安全理事会几天前才审议过南罗得西亚非法政权在南非种族主义者支持之下对安哥拉、莫桑比克和赞比亚进行的血腥侵略。今天，安理会又要讨论南非种族隔离政权从纳米比亚国际领土对安哥拉人民共和国进行的又一系列侵略性攻击。

南非攻击安哥拉又一次证明这些种族主义政权没有诚意遵守安全理事会再三提出的要求，立即停止它们对非洲独立国家的侵略行动。

关于安哥拉常驻代表菲格雷多大使和非洲国家集团主席埃塞俄比亚代表沃尔库先生和其它已经在安理会发言的非洲国家代表对南非种族主义者这些罪恶行径的看法，我国代表团完全同意。

南非政权一再利用纳米比亚领土对安哥拉和其它主权国家进行赤裸裸的武装侵略。这表明，只要南非继续非法占领纳米比亚，只要南非军队驻在纳米比亚领土，非洲那个地区的国家便毫无安全、永无宁日。

比勒陀利亚政权接二连三的侵略行为，不断肆意侵犯非洲领邦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其居民的安全，它同时又破坏了各方旨在依照纳米比亚人民的意志和愿望以实现纳米比亚问题公正解决的种种努力。它的罪恶行径清楚表明，南非在纳米比亚顽固追求的目标只有一个：借着实行所谓的内部解决办法，为将新殖民主义强加于纳米比亚人民身上制造条件。为了实现这个目标，种族主义者一直试图对以西南非民组为首的纳米比亚爱国力量运用残暴恐怖的策略，并试图强迫毗邻非洲国家放弃它们支持纳米比亚人民争取完全自由和真正独立的正义斗争。

谁在一贯威胁国际上促进纳米比亚问题和平解决的种种努力？是南非种族主义者，就是它一个。就在比勒陀利亚政权最近侵略行动发生的同时，种族主义者又提出了若干有关纳米比亚问题解决计划的要求，这些要求的目标在于确保拟议的联合国纳米比亚行动完全以有利于比勒陀利亚政权和有利于图尔恩哈勒集团相勾结的变节者的条件来付诸实施，这绝不是偶然事件。

(捷克斯洛伐克)

种族主义者的阴谋必须坚决予以拒斥。同南非共和国的任何进一步谈判，只能用来对比勒陀利亚政权施加必要的压力，并使它无条件同意以安全理事会的有关决定为基础来解决纳米比亚问题，这种谈判有可能有所收获。

我们一刻也不能容许滥用这些谈判来对西南非民组和非洲前线国家施加压力，压迫它们向来自比勒陀利亚的傲慢要求作出更大的让步。同时，鉴于南非政权不断企图更改纳米比亚问题的解决条款，或对这些条款提出它自己的解释，我们觉得秘书长提交安全理事会核可的特别报告中，应该载列所有影响拟议的联合国纳米比亚行动实际执行的具体规定，这样做不仅合理，而且合法。

安全理事会已经常常讨论比勒陀利亚政权对其非洲邻邦的侵略问题。由于某些西方国家为了保留它们在南部非洲的经济、政治、军事和战略地位方面的既得利益，直接纵容那个政权，安全理事会至今无法采取钳制南非政权的有效措施。某些西方国家积极支持种族主义政权，是国际组织无能为力原因，阻碍我们采取真正有效的措施来对付种族主义者。同样，非洲各国的代表们也常常谈到并强调，这些西方国家对南部非洲的危险局势应负主要责任，这种局势对纳米比亚人民和非洲解放国家的自主发展，隐伏着最严重的后果。

同时，我们注意到，毛派在非洲各国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方面所实行的出卖政策，例如在安哥拉的实际行为表现，追求的也是同一个目的。

要消除对非洲西南部和平与安全的威胁，唯一的办法是确实以公正的办法来解决纳米比亚问题。而这样的一个解决办法也只有严格遵守大会和安全理事会的有关决议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实现。本组织实不应再允许南非种族主义者继续不断地蔑视国际舆论，我们应采取措施，切实强制南非当局遵守联合国的决定，保证纳米比亚人民尽早获得独立，并制止攻击非洲主权国家的反复侵略行动。

事实很明显，对于南非种族主义者的侵略行为，仅由安全理事会加以谴责早已不够充分。因此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团愿再一次表示无条件支持这个要求：安全理事会应对南非种族主义者采取有效措施，包括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进行的制裁在

(捷克斯洛伐克)

内。 这个要求包含在本组织绝大多数成员国所支持的多项联合国大会决议中。

此外，根据安全理事会一九七八年五月六日第428(1978)号决议，我们也有这样做的义务。 这项决议规定安理会：

“如果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再有进一步破坏安哥拉人民共和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行为，即再开会，以考虑按照联合国宪章包括第七章的有关规定，采取更有效的措施。”

(第428(1978)号决议，第8段)

安哥拉人民共和国国际部发表的公报(S/13177)中重述安哥拉总统阿戈什蒂纽·内图的话如下：

“……尽管帝国主义者可以用飞机、坦克、大炮和战舰进攻我们，但是他们绝不能阻挠我们英勇的人民履行其对纳米比亚、津巴布韦和南非人民的神圣的国际义务。我们再次重申敌汽同仇，与他们团结在一起。 不管种族主义者和他们的太上皇从哪里进来，也不管他们如何进来，他们将碰到安哥拉人民随时坚决捍卫自由保护祖国和社会主义完整的钢墙铁壁。”(S/13177，附件，第3页)

安哥拉人民的正义英勇斗争不是孤立的：他们获得包括捷克斯拉夫社会主义共和国人民在内的全世界进步力量的支持。 我国一向赞同并支持非洲各国人民为争取自由和民族独立而进行的反殖民主义、反种族主义和反对种族隔离的斗争。 我们将来也必一如既往，继续支持下去。

凯撒先生(孟加拉国)：孟加拉国热烈支持安哥拉政府要求召开这次紧急会议，以审议南非侵略安哥拉人民共和国的行为。 我们这样做是要表示我们的忿慨和谴责，因为这些攻击行动违反了尊重各国主权与领土完整的最基本国际法原则。 安哥拉国防部发表的公报中明确说出了南非的侵略程度，安哥拉常驻代表的发言中有进一步的详细说明。 南非本身也公然叫嚣承认他们的行动。 这个事实已不用置疑。 南非歪曲的动机绝不能为其非法行为作辩解。 它的侵略已造成无辜平民的

(孟加拉国)

滥杀滥伤，严重毁坏安哥拉财产。

对安哥拉进行攻击，这不是第一次。以前发言的各位代表历历如绘地提到南非对安哥拉过去进行的侵略行径，安哥拉一开始成立为一个主权国家，南非就怀抱敌意，此后更仇视安哥拉的政治独立继续具有充沛的活力，日益巩固。安理会本身在一九七八年五月的第428(1978)号决议中，强烈谴责比勒陀利亚对安哥拉的侵略行径，并警告说，进一步的侵略可能引致安理会采取宪章第七章规定的强制措施。

这些侵略还不局限于安哥拉，所有前线国家都被侵入。赞比亚常驻代表保罗·卢萨卡大使在他昨天的发言中提到上星期对赞比亚国的攻击，南非军队对无辜村民实行恐怖统治和酷刑，并且架设了路障、布了地雷，结果造成四死五伤，全是平民。此外，在这次攻击两星期以前，还进行过空中轰炸，炸死十四名无辜的赞比亚人，其它受伤者十四名。

十二天以前，安理会通过第445(1979)号决议，强烈谴责伊恩·史密斯种族主义少数政权对安哥拉、莫桑比克和赞比亚的侵略。安理会在辩论过程中也发现，攻击遥远的安哥拉，不纯粹是罗得西亚白人的行动。南非的共谋勾结关系是现实上必须考虑的问题。

这些攻击行为显然不是孤立的。它们不单纯地对所谓的挑衅进行报复，不是自发反击行为，而象是一个更大规模的策略的一部分，是依照处心积虑的侵略升级计划执行的一贯预谋的行动。迹象非常明显，到处可见，时间选择得很准确，目的是赤裸裸的。

问题的症结，这个地区其它一切问题都联系到一个核心问题，就是少数白人殖民者政权决心不惜一切代价维持他们的特权现状。前线国家已经表现了明显的克制，并且提供了最大程度的合作，处处主动以求和平解决罗得西亚问题，这个做法可以依照国际社会普遍接受的基本原则来建立一个独立的津巴布韦。虽然有了这种种努力，结果还是没有打开出路。安理会已经宣布在南非和北津的停火，并且

(孟加拉国)

期现在更是呼之欲出了。

纳米比亚问题与南非最近对安哥拉发动的侵略行动是不能分割的，因为安哥拉一方面仍然是南非永远仇视的一个目标，但这次攻击的明显近因却是为了大批消灭逃到安哥拉的纳米比亚爱国者，和打击他们争取解放和自决的长期斗争目标。

一年多以来，对于国际间致力于在联合国的监督和控制下，为纳米比亚独立创造真正、自由和民主的过渡条件，南非耍着合作的花招。南非企图对该领土实行直接控制不成，就转而求之于另一种解决办法，以便延长其间接统治，还可以取得国际合法地位的额外好处。为实现这一目的，初步目标是否定和排除西南非洲人民组织（西南非民组）的存在和影响，而该组织是世界绝大多数国家承认的纳米比亚人民的唯一合法代表。

南非取得了极大的让步：南非在纳米比亚的非法存在事实上被忽略了；沃尔维斯湾的地位被搁置起来；南非派了一名行政长官，行使着相当大的管理统治权力；南非维持相当军事存在的权力被接受了；它对法律秩序和警察治安的权力也获得承认，甚至在过渡时期也不必放弃；它在西南非洲境内的所谓内部投票以前强制选民进行登记，尽管国际上加以谴责并认为无效作废。而且，现在出来了一个西南非傀儡代表份子，南非承认他十足代表该民族，南非认为必须考虑他的愿望。南非施出浑身解数来限制、约束和减少西南非民组在纳米比亚将来可能起的任何作用，人们或者以为南非总应该感到满足而让期待已久的过渡时期开始了吧？

事实却非如此。南非并不以两面手法为足，它决心清除任何可能的威胁。因此，对秘书长最近的二月二十六日报告加以拒斥，对秘书长的公正不阿进行可耻的攻击，以及对展开过渡时期的方式细微末节喋喋不休，这些都构成充分的烟幕，向安哥拉发动无理袭击，为的是把纳米比亚人和安哥拉人一样看待，要屠杀他们、毁灭他们。

孟加拉国对邻近谈判的立场是十分明确的。我们一向支持在纳米比亚问题的解决上清除障碍以获得突破的倡议。但我们的了解是，秘书长最近的报告可以说

已作出最大的让步，他的建议不可以再修改或减弱。这些谈判的目的应该朝着一个方向：让南非了解并接受这个事实，并着重指出它拒绝接受这些建议的后果。不要忘记，南非在纳米比亚根本是不合法的。它在法律上站不住脚。它的地位绝不能与作为纳米比亚人唯一代表的西南非民组的合法地位相提并论。正如赞比亚大使明确的指出，南非“……不是纳米比亚人民利益的监护人，不能代表他们的愿望发言。”（S/PV. 2130，英文本第18页）。

虽然一年以前产生了乐观的气氛，但罗得西亚和纳米比亚和平解决希望，都逐渐变得更为渺茫。南部非洲的少数种族主义政权的表现，完全缺乏诚意。在他们的字典中，“合作只意味着直接维持白种人的统治地位，或间接通过傀儡政权维持白种人的统治地位。同时，他们还设法通过对非洲前线国家的武装挑衅，企图胁迫他们并抹煞它们的贡献，以求加强他们自己的地位。其结果是武装攻击的升级，从而破坏了所有和平解决的途径，严重地威胁着和平与安全。

孟加拉国认为安理会必须谴责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对所有前线国家、特别是对安哥拉继续进行侵略。是时候了，安理会不能只是谴责，而应考虑进一步的措施，包括根据宪章适当条款采取的措施在内。同时，有迫切的需要向前线国家提供道义和物资援助，使它们能够坚持抵抗南非的侵略，支援解放斗争。因此，安理会必须有力证明，南部非洲迈向和平的进程，不容南非肆意阻挡。

最后，我愿重申我国政府全力支持纳米比亚和罗得西亚被压迫人民争取民族解放和真正独立的正义斗争，并重申我们坚决声援和支持所有前线国家为援助这一正义事业所作出的义无反顾的牺牲。

富恩特斯·伊瓦涅斯先生（玻利维亚）：玻利维亚代表团要对南非武装部队攻打前线国家的行为表示最强烈的谴责。安哥拉政府的控诉为比勒陀利亚政府所犯罪行的长久历史又打开了新的、痛苦的一章。

我国政府支持安哥拉政府，并向它表示最真诚的团结。至于攻击事件的本身，看起来南非存心故意阻挠，企图阻止在秘书长和拟订 S/12636 号文件所载建议的安全理事会西方成员国协助下费力进行的谈判取得成功。

从任何角度来看，攻打安哥拉人民都应受到谴责。它有违比勒陀利亚政府声称的诚意：它一面口口声声说正在合作寻求谈判解决的方式，一面又迅速地动用充足的军火攻打邻国无还手之力的人民，造成新的忧虑因素。

南非的这种态度是前后矛盾的。南非政府必须明白，它迄今所用的这些措施已为自己造成了一个很难令人羡慕的印象，使它在国际社会处于孤立地位。在已有的怨恨之上还要加上新的怨恨，这只能说明它有一个难以解释的意图，要把它一系列的侵略行径发展成全面战争。我们不愿意相信这是真的。

但是这同样的想法使我们想到，象这种对安哥拉和赞比亚进行的不容原谅的侵略罪行也许是出于另外一种心理因素。在此我们可以应用秘书长在其口头报告之一中所说的比勒陀利亚政府内部存在一种不信任病症，这个分析表露了对人性和对历史的不可避免道路的深刻了解。南非的顽固和反抗为自己造成了一种恐慌和孤立的严重危机，使它甚至把自己的影子也当做是攻打它的敌人。

南非知道它正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由于良心的不安，孤立变成了一道围墙它在围墙之内而觉得受到四面八方的威胁。这种自我束缚的想法也是事实，所以我们应该记住，不要忽略在载有安理会决定的那些决议中列入一项向比勒陀利亚政府的呼吁。安理会必须再度呼吁它放弃这种近于疯狂的自杀性的傲慢自大，并要记住，除了一条路外，没有其他办法可以从困扰它的恶梦中脱身的。这便是已为西南非洲人民组织（西南非民组）接受的西方国家的建议中所提出的一条道路，从而有力地证明这些道路的温和及和平精神。

(玻利维亚)

根据这些简单的想法，我国代表团认为，表示我们关切的这个决议草案应该尽可能地精简和实际。为此目的，不应该太冗长太噜唆，因为在安哥拉人民遭受的苦难中，我们看到所有行为傲慢和奸诈的特性，这些行为受到了国际社会的一致唾弃。

让我们避免联合国决议普遍惯用的作法：空洞的控诉和惩罚行动，除了自我满足以外似乎别无他用，这种空口白话并不能解决问题，反而减低了它的实效。

这不是掩饰真相以便原谅错误的和不正义行为的问题。而是要以实际的治疗来消灭罪恶，虽然我们并未引起有时可以减轻颓丧的共鸣。

让我们避免使用伤害人的言语，天天使用会使敏捷的观察力蔽塞，思想混淆，并使通向和平的道路更加难行。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们认为安理会的行动可以摘要如下：

第一，最严厉地谴责南非对安哥拉人民所犯的暴行；

第二，向比勒陀利亚政府作出最后一次呼吁，不要再进行任何挑衅行为，因为那会被解释为又一次不仅是对安全理事会的权威，并且是对西方国家的调解努力和有关决议的嘲笑和蔑视，而我们毫不犹疑地认为这些决议是南非和平过渡到合法地位的最后选择。

第三，重申我们信任秘书长的合作，并鼓励西方国家所作的说服努力，因为它们都决心要除去一些尚未克服的最后障碍，好使南非同意迅速地应用它们的建议。

至于其余方面，我们仍然表示乐观，我们认为纳米比亚和津巴布韦的解放过程将会达到它的目标，而丑恶的种族隔离制度不久就将被永远地埋葬在耻辱之中；最后，全世界都认为，这两个殖民主义的最后堡垒的完全解放将为南部非洲打通和平与发展的道路。

在结束发言以前，我愿说，玻利维亚政府和人民热切地希望我们不久就将看到

(玻利维亚)

纳米比亚和津巴布韦的人民将停止为争取自由而付出流血的代价，而仇恨也将不再遮住我们全体希望看到的新国诞生的快乐光采。

赖亚力先生(中国):在本月初,安理会审议了罗得西亚史密斯种族主义政权连续对一系列非洲前线国家进行疯狂的武装袭击和入侵的问题。最近,南非博塔种族主义当局也接二连三地悍然出动飞机和军队对安哥拉和赞比亚等非洲前线国家进行武装袭击。根据报边,仅在三月六日至十三日外外八天内,南非种族主义当局就对安哥拉进行了八次武装入侵;三月十四日又出动大批飞机轰炸库乃内省的卡哈马和本格拉省的卡鲁盖地区。这些入侵和袭击严重地侵犯了安哥拉等前线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并给当地人民的生命和财产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这是南非博塔种族主义政权对非洲人民犯下的新的血腥罪行,中国政府和人民对此表示极大的愤慨和强烈的谴责。

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和它推行的内外政策是对非洲人民的一大祸害,是对世界和平和国际安全的严重威胁。长期以来,南非种族主义政权一贯违抗联合国有关决议,在国内推行灭绝人性的种族隔离和种族歧视政策,实行法西斯暴政;在国外与罗得西亚史密斯种族主义政权相勾结,镇压南下非洲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不断向邻近的非洲国家进行武装挑衅和军事入侵,严重地威胁它们的独立和安全。南非种族主义政权长期非法霸占纳米比亚,并玩弄各种阴谋花招抗拒联合国采取关于任何旨在结束其非法占领的措施。南非种族主义当局的罪行累累,罄竹难书。非洲国家要求安理会谴责并采取有效措施制止南非的侵略行径,这是完全正当的。中国代表团对非洲国家的正义要求坚决支持。

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如此顽固嚣张,并不表明它的强大,而只能说明它色厉内荏的虚弱本质和它进行的垂死挣扎。目前,南下非洲民族解放运动的革命风暴方兴未艾。津巴布韦、纳米比亚和阿扎尼亚人民反对种族主义反动统治,争取民族解放的武装斗争和群众运动日益扩大和深入发展。非洲国家和世界上一切主持正义的国家一致强烈要求南非立即结束对纳米比亚的非法占领,使纳米比亚人民立即获得独立。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内外交困,日子越来越不好过。历史证明,一切反动势力都不会

自动退出历史舞台，南非的反动政权也不会例外。日暮途穷的种族主义政权为了挽救其覆灭的命运，正加紧玩弄反革命的两手策略。它一方面策划“内下解决”纳米比亚的政治骗局，通过假选举，扶植傀儡；另一方面又加强武装镇压，甚至铤而走险，对邻近的非洲主权国家进行军事入侵。但是，它的倒行逆施既压不垮英勇的南下非洲人民，也吓不倒主持正义的前线国家，只能更激起纳米比亚人民、阿扎尼亚人民、津巴布韦人民和非洲人民同仇敌忾和更加强烈的斗争，从而加速万恶的种族主义政权的末日的到来。

在种族主义当局进行负隅顽抗，垂死挣扎的同时，作为外来势力的超级大国也加紧了对非洲的争夺，并积极插手干涉南下非洲的解放斗争，从中渔利，使非洲更加动乱不安。但不论是种族主义的垂死挣扎，还是超级大国的胡作非为，都阻挡不了南下非洲人民前进的步伐。

中国政府和人民坚决支持阿扎尼亚人民、纳米比亚人民、津巴布韦人民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的正义斗争，坚决支持非洲各前线国家反击南非种族主义当局武装挑衅和侵略的正义斗争。中国政府一贯主张南非、罗得西亚的种族主义统治必须结束；津巴布韦和纳米比亚必须在没有任何外来干涉的情况下，在领土完全和统一的基础上，实现真正的民族独立；南非的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制度必须加以粉碎；一切外来干涉必须予以制止。我们深信，尽管斗争是复杂的，前进的道路是曲折的，只要南下非洲人民和整个非洲人民提高警惕，防止种族主义和外来势力的阴谋破坏，坚持团结，坚持斗争，在全世界人民支持下，一定能够取得民族独立和解放斗争的最后胜利。

主席：请发言人名单上的下一位发言人，西南非洲人民组织付主席米沙克·穆荣戈先生发言。

穆荣戈先生（西南非洲人民组织（西南非民组））：主席先生，我要为这次会议期间没有完全留在安理会会议厅内表示道欠。我的同事与我那时正在参加

(西南非民组)

在联合国外边举行的邻近会议。

我们很高兴有这个荣幸再度被邀在安全理事会讲话。我们感谢加蓬、尼日利亚和赞比亚的常驻代表提案邀请我们出席安理会。

主席先生，我们也带着一种欣悦的心情看到你担任安理会三月份的轮值主席。尼日利亚现在勇敢地负起了非洲事务的领导地位，特别是在南部非洲争取解放的斗争方面，而在安全理事会审议安哥拉人民共和国对南非种族主义军队未经挑衅而武装进攻其领土的控诉时由贵国代表来主持，并不只是一个巧合而已。

我们确信安全理事会的审议最后将作出一项决定，彻底阻止比勒陀利亚的法西斯狂徒继续对安哥拉人民和对在该国取得政治庇护的纳米比亚人进行谋杀和攻击。

自从安全理事会审议安哥拉人民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埃利西奥·德菲格雷多大使阁下对最近该国受到的军事进攻提出的控诉以来，已经听取了十三位发言人的讲话。

众所周知，安哥拉自从在安哥拉民解领导下取得独立以来，就不断地受到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及其帝国主义同盟的军事攻击和政治与经济的破坏。比勒陀利亚从来不肯接受一个决心为纳米比亚、津巴布韦和南非人民的解放斗争而努力的革命的安哥拉人民共和国这一现实。

此外，尽管比勒陀利亚多次宣布和假装它已准备接受纳米比亚人民争取真正独立的要求，但它绝对没有一点诚意要放弃对我们国家的控制。

比勒陀利亚要保住纳米比亚、用它作为一个在傀儡行政当局下的新殖民地，并用这个新殖民地来作为它对独立非洲国家发动军事侵略进攻的跳板，以配合它在非洲进行帝国主义和新殖民主义的阴谋。

由于种族主义南非的基本政策目的是破坏和扰乱安哥拉和其他前线国家，并且拒绝让纳米比亚人民有机会在联合国主持下取得真正独立，所以比勒陀利亚最近又

对安哥拉和赞比亚发动了一系列新的进攻，以便破坏国际社会为加速非殖民化过程而导致纳米比亚真正独立所作的努力。

南非发动这些蓄谋已久的进攻的时机正是举行邻近会谈的时候，这就充分证明南非不想要一个谈判解决纳米比亚问题的办法。它竭尽全力所能来破坏为保证执行联合国纳米比亚方案所作的努力。

一年前，这个庄严的机构开会谴责了这个种族主义南非军队对安哥拉发动的类似的预谋侵略，它们在卡辛加残暴地大肆屠杀老弱妇孺和卧病在床的纳米比亚人。就象最近的几次进攻一样，发动那次进攻的时机也是在西南非民组和国际社会正要执行联合国监督和控制的选举完成最后细节的时候。

此外，安全理事会也明白，去年十二月这个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在纳米比亚阴谋举行了假选举。这些假选举的企图是与卡辛加屠杀事件和最近的一系列军事侵犯安哥拉和纳米比亚领土和领空的事件的企图一样，也是旨在把比勒陀利亚亲手挑选的图尔恩哈勒傀儡和叛徒强加在纳米比亚人民身上。

南非借口保护纳米比亚人民的生命和财产而对邻近的非洲国家继续进行侵略和军事进攻。这显然是不对的，是对英雄的纳米比亚人民的侮辱，必须不屑一顾地加以排斥。

南非继续非法占领纳米比亚，唯一的目的是要保护比勒陀利亚的殖民利益；因此，它没有任何政治或道德权利可以代表被它压迫的人民发言。

南非在对赞比亚和安哥拉进行侵略行径以及它对这些国家中的纳米比亚平民进行屠杀时，还企图用其傀儡的话来掩盖它的丑恶面貌。

目前在走廊中被当作纳米比亚人民代表领着走来走去的那些傀儡们，由于他们与敌人无耻地勾结屠杀纳米比亚人，所以与他们这些滔天的罪行是有同样罪责的，他们的手中正滴着纳米比亚爱国人民的鲜血。

我要借此机会重申我们与在安哥拉民解工人党和联合民族独立党分别领导下的

(西南非民组)

安哥拉和赞比亚两国英雄人民的战斗和友好团结，他们在支援我们人民的解放事业上作出了难以估价的牺牲。他们所作的牺牲将永远留在我们的记忆中。

我们重新宣誓要与安哥拉、赞比亚和其他前线国家的人民合作，保卫他们的领土完整和国家安全，并确保纳米比亚人民在反抗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死亡与黑暗的斗争中取得最后胜利。

最后，我们要向这个庄严的机构再次重申，无论多大的恐吓和威胁，都不能阻止我们为解放我们心爱的国土而进行崇高的斗争。

我们的运动是为一个崇高的正义事业而战斗，所以我们保证会得到所有反对帝国主义的国家和人民的继续和日益增加的支持和援助。我们也向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进步力量呼吁，向我们提供一切具体的必要物质援助，使这场斗争继续到得到合理的结束。为了同样的理由，我们呼吁全体国际社会向安哥拉人民共和国和赞比亚共和国提供支持和援助，使他们能够有效的保卫主权和领土完整。

主席：谢谢穆荣戈先生对我国和我本人所说的友好的话。

下一位发言人是南斯拉夫代表。请他在安理会议席上就坐发言。

科马蒂纳先生（南斯拉夫）：在这又一次世界和平与安全受到威胁的时刻，安全理事会给我机会表达我国的看法，我表示感谢。

安全理事会现在应要求须同时处理这么多严重的问题，这种情况并不很多。这种情形证明我们所处情况的严重，我们大家所面对的责任重大。因此，安全理事会寻求正确答案和解决办法的任务更为迫切复杂。

几天前我们曾在针对同样问题的辩论上发过言，问题是南罗得西亚情况的恶化。今天我们面对着一个类似的问题，其原因和后果是一样的，这问题就是南非对安哥拉人民共和国的侵略。实际上所牵涉的问题是一样的，就是非洲主权国家的自由、独立和安全受到威胁，尤其在南部非洲。在南部非洲，种族主义政权对邻近各国维持名符其实的战争状态，把近代闻所未闻的恐怖和压迫强加在津巴布韦、纳米比亚和南非各民族身上；对那些正在为南部非洲摆脱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的统治而奋斗的真正民族力量发动攻击；南非不再妄图以本身安全受到危害这种所谓合法的外衣来掩饰其干涉主义，却设法抬出冷战的幽灵来博取比较广泛的国际支持，使种族主义政权的“防卫”“国际化”。

如有人这样想，我们应该再请他们注意一九七五年对独立的安哥拉进行的侵略，其目的不仅是要所谓破坏安哥拉境内的解放运动基地，而且还想攻占卢安达并推翻阿戈斯蒂纽·内图的合法政府。同时我们不要忘了最近对难民营、乡村、卡卢埃内水坝等处的轰炸，不要忘了被烧的棚屋和妇女儿童脸上惊恐的表情。事实上，种族主义政权的目的并不在破坏解放力量的营地，而在威胁一个“讨厌的”邻国，一个主张解放的国家。昨天对莫桑比克和赞比亚的攻击，今天对安哥拉的攻击，两者都是长期存在于南部非洲的战争状态的结果，这个情况是由于种族主义政权的存在威胁世界和平与安全而产生的。

这些新的纳粹政权与剥削南部非洲获得庞大利润的势力合作，与试图取得长期战略据点的势力合作，正竭力设法破坏一切为自由和独立而活而工作而战斗的力量，一切为各国和各民族之间自由合作而努力的力量。

(南斯拉夫)

在这儿，必须再度指出种族主义政权各种侵略活动间存在的联系。比勒陀利亚政权和索尔兹伯里政权的武装攻击安哥拉、赞比亚、博茨瓦纳和莫桑比克是事先约定的，经过详细筹划的，这表示对非洲独立国家蓄意进行有详细计划的侵略，一方面威胁这些国家，一方面想对整个南部非洲，尤其是津巴布韦和纳米比亚进行长期的统治和剥削；阻止在两国人民唯一合法代表西南非民组和爱国阵线的领导下为真正独立而进行的解放斗争；破坏非洲国家的统一和团结并削弱了国际间对反抗种族隔离、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的高压政权而斗争所给予的声援。

我们同时面对着旨在破坏国际社会一切努力的挑拨阴谋，国际社会是要使津巴布韦、纳米比亚和南非各民族能够实现他们的基本人权和不可剥夺的自由和独立的权利。最后一点是，问题已经不再是单独孤立的国家恐怖主义，而是牵涉到各种武装力量和大量战争物资的大规模军事行动。我们正面临着一项目前尚不能予知后果如何的公开军事行动。殖民主义势力过去和现在想破坏南部非洲解放斗争的主力的一切企图都告失败，因为经验明白地告诉我们，任何力量都不能击破一个民族为自由而斗争的意志，只要这个民族对其要达成的目标有一个清楚的概念，只要这个民族选择了独立的途径，只要这种斗争与今天全世界人民期望整个解放的共同斗争结合在一起。现代史中可以见到无数证明。我们只要举安哥拉人民的解放斗争为例，这个斗争比非洲任何其他斗争都长。现代史上很少有象安哥拉这样好的例子可以证明任何侵略、阴谋或恐怖都不能镇压这么长久的起义，也不能使它放弃达成国家独立这个基本目标，这是确保自由的国家和社会发展的唯一途径。

我国代表团参加这次辩论，并不是只要说些人人已经知道的话。当前的问題，和其他类似的问题一样，在联合国、以及在不结盟运动中非洲国家开会时都再三辩论过的，所以实际上不应该有什么不清楚的地方。我们站起来发言，首先是为了再一次强烈谴责南部非洲种族主义政权向非洲国家和人民进行的侵略，尤其是最近南非对不结盟的安哥拉所进行的侵略。安哥拉的自由和独立构成南部非洲解放斗争巩固的基础，安哥拉人民为安哥拉本身的解放，为纳米比亚和津巴布韦的解放是

第二，我们要重申我们一定支持安哥拉，从而对南部非洲一切解放势力加以声援。我国和安哥拉有坚强的友谊，彼此团结在一起，这种友谊和团结是在安哥拉人民解放斗争最炽烈的时候产生和锻炼出来，并在最近几年以和平、平等的合作巩固起来的，包括双边的合作，和在不结盟运动范围内的合作。

第三，我们要再次强调种族主义的存在所发生的危险，以及种族主义和帝国主义势力的勾结。由于这种勾结因此种族主义能够继续存在下去。我们还要强调我们必须赶快消除这种奴役人类、蔑视人类的制度。关于这一点，我要指出：凡是与种族主义政权维持政治、外交、经济和军事关系的各国有重大的责任，我要求它们积极参加阻止种族主义的狂妄行径，一起来消除这个不断威胁世界和平与安全，不断威胁各国、各民族和人民基本自由的制度，这也就是联合国创立和存在的理由。

最后，我国代表团要请安全理事会注意目前种族主义南非政权对安哥拉的侵略，事实上不是一个单独事件，而是种族主义政权的军国主义机器，系统地胁迫一个主权国家，也就是一个联合国会员国的领土完整。现在是为和平解决纳米比亚问题而作出努力的时候，竟然发生这种事情，也是荒谬，也是悲惨。比勒陀利亚的种族主义政权对这些努力的反应，就是加紧粗暴的侵略，对象就是曾经为了创造条件使联合国能担任和平解决这个任务而作出决定性贡献的国家。这种反应的方式构成对整个国际社会的一种挑战。让我们期望这会使国际上所有各方面觉醒过来，因而所有国家能联合起来对南非施加压力，迫它遵守联合国的各种决定。

安全理事会必须根据联合国宪章及其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的责任，对南非的这种行径采取行动。安全理事会的这种行动一定会获得国际社会广泛的支持，这从不结盟国家每次聚会所通过的决定可以看出来。这些决定包括一九七八年七月在贝尔格莱德举行的不结盟国家部长会议，以及在马普托举行的不结盟国家协调局部长会议所通过的各项决定。这两次会议都强调迫切需要联合国所有会员国，特别是安全理事会理事国，

“考虑到联合国宪章一切有关的规定，特别是宪章第七章，对威胁该地区，以

(南斯拉夫)

及全世界和平与安全的，种族主义政权的侵略行动采取有效措施。”

不结盟国家在马普托最后一次会议时要求对前线国家提供经济、财政和军事上的援助，以便加强它们的防卫力量，成功地抵抗继续不断的武装侵略以及种族主义政权使前线国家国内发生混乱的企图。也是联合国所有会员国的责任。

对不结盟国家来说，反殖民斗争和非殖民化运动本身决不是目的，真正的目的是不断地致力于巩固和保障独立、从一切形式的依赖中解放自己。同时，支持各民族反对殖民主义、外来统治和侵略的解放斗争，不仅已经升高到一种道德义务的水准，而且已经成为国际关系上的基本原则，正如殖民主义、外国占领和干涉的继续已被谴责为违反主权国家间关系的基本准则的一种侵略行动。由于这些原因，不结盟政策才能为达成和加强所有国家的真正独立提供最广泛、最坚固的基础。

南部非洲政权的侵略行动，以及他们对前线国家有计划的武装攻击已经受到谴责，尤其在非洲类团和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的声明中。声明指出南部非洲情况不断恶化所引起的危险。联合国秘书长库尔特·瓦尔德海姆先生见到有人正为纳米比亚问题的和平解决作出努力时又有人竟然采取军事行动，表示非常不安。

因此我们认为安全理事会必须对比勒陀利亚政权和索尔兹伯里政权最近所犯的侵略行为采取明确、坚决而及时的反应。在这次辩论结束时通过的决定必须与国际社会几乎全体一致的意见配合。仅是谴责已经不够，因为种族主义政权并不遵守正常的道德规范和标准。继续强制执行宪章第七章所规定的制裁也是不可缺少的。如果现在、在这个会议中不能作出这样的决定，或否决这种决定，可能会对该区域及其他区域情况发展产生影响深远的反面效果。

我国政府一定全力支持这样的决定，正如我国一定支持安哥拉及其他前线国家捍卫其民族独立的斗争一样。我们一向认为消灭在南部非洲的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制度是应该最优先解决的问题，正如我们相信，在世界上任何自由和独立地区如能扩大，是每个民族自由和独立的先决条件之一，也是对一般安全与和平的决定性贡献。

主席：下一位发言人是贝宁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坐发言。

洪加武先生（贝宁）：主席先生，贝宁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很高兴再一次被邀请参加你非常干练主持的这次辩论。我要为此向你表示感谢。

安理会又在审议南非殖民主义种族主义政权的另一次侵略。但我相信这不是最后一次审议。年轻的安哥拉人民共和国自从一九七五年建国以来，一直是南非殖民主义者、种族主义者和军国主义者的主要攻击目标。到今天为止，侵略、入侵、武装袭击，西方制造的侦察机侵犯安哥拉领土和领空的事件，数以百计。这个地区内永远有战争的危险存在，敌对行为可能扩大。

所谓的南非共和国，由白人控制，有白人的机构，在我们非洲是一个外来的东西。而且，它那种落后的意识形态，以捍卫非洲的所谓西方和基督教文明为其背景，与充满人道主义的、光辉灿烂的非洲文化毫无相同之点。我们祖宗留下的风俗，与反对黑人的种族主义意识形态，也毫无相同之点。

白人的种族主义的南非共和国，以军国主义好战的行为，今天对付安哥拉，明天对付别的非洲国家，这非常清楚地说明它完全是外来的东西，一个恶魔，独立的非洲国家从来不接受它，永远不会接受它。

我们可以了解，这种毫不接受的态度多令人不愉快，但是这种态度在非洲会一代比一代强烈。也就是说，整个非洲为争生存并反对这个到处被人唾弃的外来东西而进行斗争，只会越来越激烈。保护着这个恶毒的、压迫的、侵略的、剥削的政权的帝国主义者应该明白这一点。

这样，白人的南非共和国存在于南部非洲，对非洲构成一种经常严重的威胁，这主要是因为它具有压迫和殖民主义的本质。威胁的对象不但是住在祖先留下的土地上被变成奴隶的两千多万本地人，还有彻底反对南非的所有非洲独立国家。

然而，在国内实行压迫和奴役——即种族隔离制度，或是对独立的非洲国家——前线国家、安哥拉和赞比亚——以及西南非民组的基地进行武装侵略或其他战争行

(贝宁)

为，都永远无法强迫非洲接受国际帝国主义从外面带来的这个东西。 种族主义、殖民主义的南非政权，尽管有那么多的尖端武器，也无法阻挡非洲全体人民迈向彻底解放的历史潮流。

安哥拉人民共和国已经摆脱外国的统治，但是它曾经付出了很高的代价：成千上万的安哥拉人民作了最高的牺牲，为彻底解放他们热爱的祖国而舍弃性命。 安哥拉人民曾经付出这么高的代价才获得独立；为了保持独立，他们决心战斗到底。他们一再向我们表现出他们这种坚定的决心。

贝宁人民共和国以坚决的态度和战斗的精神，支持这个斗争，并表示全力支援。我们全力支持安哥拉现在向安理会提出的控诉，这项控诉是完全正当合理。

白人的南非共和国是一个种族主义的、殖民主义的，反对黑人的政权，它建立了一种制度，就是种族隔离制度，决心扮演大国的角色，对非洲国家颐指气使。它现在正设法使国际舆论误解南罗得西亚的非殖民化问题，主要是纳米比亚的非殖民化问题。

我国代表团已经多次谴责目前对纳米比亚非殖民化问题玩弄的大骗局。 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领导人无法无天，他们说过的话或许下的诺言往往是不算数的，处处都是言行不一。 联合国出版的几千页文件就是很明显的证据，但是，关于这一点，我不想在安理会噜苏不汀。

纳米比亚的问题，按照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者的步骤和构想去做，仍然是一团糟；任何一个非洲国家，无论多么温和，都无法赞同比勒陀利亚白人种族主义冒险家在整个非洲进行的疯狂行为、军来冒险和侵略行径。

今天，比勒陀利亚对安哥拉人民共和国和赞比亚、对西南非民组的基地、对纳米比亚难民营发动这种武装攻击，不断加以威胁，有什么意义呢？那些使无辜的人牺牲性命的军事行动有什么理由呢？

比勒陀利亚企图在安哥拉境内击溃西南非民组，而西南非民组是为纳米比亚的

(贝宁)

解放和真正独立而展开积极武装斗争的急先锋。 如果比勒陀利亚能用一点头脑去推想，他们一定早就看出，安哥拉人民共和国和其他四个前线国家以及西南非民组表现的态度相当温和而有弹性。

安哥拉人民共和国特别冒着很大的危险，这正好证明，即使象他们这样决心战斗的人，都应该抓住每一个和平解决的机会。 西南非民组已经做出重大让步，虽然没有放弃决心，也表现出同样的弹性。 然而，西南非民组、安哥拉人民共和国和四个前线国家得到什么代价呢？得到的代价是，南非的侵略、屠杀、残杀妇孺、破坏经济和社会基层结构、诽谤中伤和卑鄙下流的阴谋，迫使非洲作出其他的让步，企图扶植纳米比亚的傀儡起来当权，以保障某些利益，而这些利益与被压迫的纳米比亚人民的利益相抵触。 这才是真正的问题。

这种互相抵触的情形是显而易见的。 因此，必须以纳米比亚的非殖民化为背景，安理会也必须按目前情况来审议，这场辩论才有意义和政治作用。 南非对非洲国家的武装攻击以及对西南非民组的卑鄙阴谋，只能使非洲的人民更深切了解被赶出欧洲的白人所建立的殖民主义种族主义政权所代表的危险——这些冒险家、强盗和匪徒到非洲来剥削我们的人民，赖在非洲不走。 这些炮制出种族隔离制度的帝国主义者应该时时刻刻认清一个事实，即非洲的解放、纳米比亚的解放，是绝对不能避免的。

那些正在支持和唆使推行种族隔离、并靠掠夺、剥削、镇压、大屠杀和杀人为生的帝国主义国家永远不要忘记，非洲的解放是不可避免的。

贝宁人民共和国再一次强烈谴责比勒陀利亚的种族主义者和他们的保护者所采取的侵略政策、冒险主义和对我国人民的诽谤。 这种外交阴谋政策危害到非洲的和平与安全。 贝宁人民共和国将不遗余力地要求安全理事会采取严厉措施，尤其是执行《宪章》第七章所规定的一切措施。

主席：下一位发言人是博茨瓦纳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坐发言。

特卢先生（博茨瓦纳）：今天安理会所面对的问题确实很严重。这个问题是种族隔离的南非的武装部队再一次卑鄙地攻击我们的邻国安哥拉人民共和国。这次攻击使我们这个饱被战争破坏的不幸地区已经存在的紧张和不安全的形势更加严重。听了安哥拉代表昨天明白的发言，并读了安哥拉共和国国防部发表的公报以后，没有人会怀疑情况的紧迫性、危险性和严重性，也没有人不深受感动而极为关心。我们深信，安理会因此会以应有的认真态度紧急处理这件事。

主席先生，我国代表团很高兴看到你主持这个极其重要的辩论，因为你不仅你具有卓越的外交手腕来领导这个辩论，使其顺利结束，而且你本着你伟大的祖国尼日利亚的精神，而尼日利亚竭力争取南部非洲解放的态度，没有一点不值得称赞。

此刻，我要赞扬安哥拉政府和人民面对着赤裸裸的侵略而能保持冷静和坚定立场。我们向最近几次残酷轰炸中死难者的家属表示慰问。我不必在此地向我的兄弟和同事安哥拉大使重新保证，在这个紧急关头，博茨瓦纳全力支持安哥拉人民共和国。我们的地区里几乎每天都有危机发生，在好几次危机当中，我们都是站在一起。所以我们无条件给予支持，可以说是理所当然的事，因为他的斗争就是我们的斗争。

我不必详细叙述南非在过去几天所进行的攻击：安哥拉代表已经作了充分而令人感动的叙述。我只要说，很明显的，这几次攻击的确都是大规模的，很厉害的攻击。这不仅是另一次小冲突，而是一次大规模的战争，使用的是非常精良的武器，包括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在内，攻击目标是刚刚经过长期破坏性的殖民战争，正设法重建其饱受战争破坏的经济以增进人民利益的一个年轻国家。安哥拉有限的人力和物资不断被用来捍卫其主权和领土的完整，面对着屡次无缘无故的攻击，攻击的对象是安哥拉本身和无辜的纳米比亚难民。这些难民唯一的愿望是解放他们的国家，摆肺南非残酷的占领。

最近的一次攻击不能单独分开来看。它的广大背景是整个南部非洲的危急情势，而这个情势的主要特征包括下列各点：南非本身、纳米比亚和津巴布韦境内解放斗争的加剧，种族主义者对这些国家的人民加紧镇压，前线国家不断努力设法和平解决这种情势，南非和罗得西亚的种族主义政权在拼命挣扎、联合起来大力破坏我们这个地区，这两个少数政权单独或联合起来，屡次攻击安哥拉、博茨瓦纳、莫桑比克和赞比亚。可以说，在那些侵犯人类基本人权的人的眼中，这些前线国家唯一的罪过，就是他们努力不懈地追求那个地区的真正和平，并坚决支持别人进行斗争摆脱压迫。这就是事情的背景，如果要充分了解这些事情的真正含义，就应该把它们合并在一起来看。

最近的事情明白地表现出，白人少数政权的战略是经过协调一致事先想好的。这个策略现在已很清楚：南非和南罗得西亚攻击安哥拉和赞比亚的时候，南罗得西亚的非法政权也向莫桑比克发动攻击。但是，这并不是新的办法。这个办法已经采用很久了。以前这些国家也屡次受到类似的攻击，我的国家博茨瓦纳也屡次遭受南罗得西亚攻击。

我们这几个国家是和平的支柱，是南部非洲仅存的几个有理性的国家，攻击我们的人显示他们希望的是战争，不是和平。但是尽管这一切，我们致力争取的仍然是和平，而不是战争。要不然，我们怎能解释象安哥拉最近遭受攻击的事件呢？因为大家都知道，在寻求纳米比亚的和平方面，安哥拉发挥了重大的作用，过去如此，现在也是如此。把这一次攻击的时间，和早些时候对卡辛加发动攻击的时间比一比，又有什么关系呢？两次攻击的时候都是纳米比亚问题似乎很有希望和平解决的时候。

那么，南非的目的只不过是阻挠按照联合国决议解决纳米比亚问题。因此，难道我们还用问，谁要和平，谁要战争？好在安哥拉人民和他们的革命领导人有着坚强的决心，尽管有人一再企图使安哥拉放弃这个高贵的目标，安哥拉继续与其他前线国家一起寻求纳米比亚的和平。当然，在这方面可以说，赞比亚也是一样。

(博茨瓦纳)

因此，希望南部非洲有真正和平的人应该注意到这个情势，利用他们所能应用的影响和方法，制止南非阻挠我们这个地区的和平。因为，只要南非及其摇摇欲坠的小卫星南罗得西亚继续以战争为手段，这个地区的和平就始终是个幻想；我们这个地区就始终是处于危险的悬崖的边缘。

现在，国际社会比过去任何时候更应该支持安哥拉人民，因为这些侵略行为可能使以后的日子更艰苦危险。当然应该使安哥拉加强其防卫能力，以抵抗这些卑鄙的攻击。

国际社会应该明确地谴责南非的侵略。博茨瓦纳谴责南非对一个兄弟国家发动这些攻击，表示在安哥拉政府和人民最危急的时候支持它们，重申与其他前线国家一起致力寻求我们这个地区的和平。

安全理事会应该明确地谴责南非对安哥拉的攻击，并采取它认为必要的一切行动，来阻止这种公然的侵略行为再次发生。那些同南非有历史上或其他方面关系而对南非有影响力的国家，应该利用他们所具的影响力，阻止这个种族隔离政权的毒手。安理会也应该加倍努力解决纳米比亚的独立问题，因为实际上安哥拉大部分问题的根源是南非对这个国际领土的占领。那些到处抢劫的南非占领军越早撤出纳米比亚，我们在南部非洲的人民前途就越光明。

安全理事会各位成员，希望你们今天作出的决定不辜负安哥拉人民历来对这个庄严机构的信赖。

主席：谢谢博茨瓦纳代表对我和我国说的友好的话。

这次会议报名发言的人还很多，但是考虑到时间已晚，如果安理会的成员同意，我就宣布散会。安全理事会将于一九七九年三月二十二日星期四上午十时三十分举行下次会议，继续审议这个项目。

下午六时十五分散会。